幸福年月月月红

◇ 殷著虹

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，绿水青山的景致构筑成香格里拉市的和谐家园，使我们美好的生活处在无边光景的岁月中。正是随着生态环境和生活条件的改善，乐于陶冶情操的香格里拉人，追求着养花种草的健康生活。由此，在室内外种植花木成为香格里拉的时尚，万紫千红也就陪伴着人们的幸福时光。

随着住房条件的改善，近些年我也开始学着养花种草。2010年，一双儿女先后参加工作，我便在县城香巴拉小镇购置一套庭院住房。有了房子后，又为儿子即将举办的婚事忙活起来。新房装修完毕，院子里也砌上了花台。接下来我却为种花的事犯愁了，因为很多花木从种下到开花至少得有一至两年时间，而我期望着家里办喜事的时候，院落里能呈现出花团锦簇的喜庆气氛。那时，有朋友便给我出主意，说是种月月红最好，一来容易种植成活，二来不需要精心照料，三来当然是我所期待的，能在当年见到鲜花盛开，且月月红的花常开不败。

提到月月红，我便自然想起1977年的一件事，那是粉碎“四人帮”后的第一年，举国上下欢乐喜庆、大干快上。当时在农村当知青的我很喜欢读报，一天见《人民日报》头版登出一幅题为《大治之年月月红》的摄影照片。对这张照片我感到很新奇，于是拿着报纸去问来下乡的省委工作队队员，他们告诉我：“这种花在昆明等地区都能见到，不是什么稀奇名贵花卉，只是这月月红花紧跟上了形势。”“花也能紧跟形势？那这花是不是代表了工农兵？”我的问话让他们无从解答，但那时我意识到月月红的花名有着吉祥之意。虽然早已事隔多年，但冲着月月红的名字，我拿定主意在院子里种植月月红。

按照朋友教的种植方法，我从多地寻来绛、粉、紫三个不同花色品种的月月红枝芽，用扦插方式细心地把它们栽种在花台上。真是人有诚意，花随人愿。在阳光雨露的哺育下，种下的月月红很快冒出新芽、不断分叉，片片绿叶覆盖住整个花台，朵朵花儿也陆续绽放，把小院装点得生机盎然。

在开满鲜花的小院里，办完一个热热闹闹的喜事，我自然也是心花开爽。可事后不久，我在阅读花卉杂志时，心情却一下子不自在起来。原因是书上所说的月月红不是我院里栽种的植物，而是我们通常所见的月季花。难道这月月红花也有真假孙悟空不成？不会是张冠李戴，把月月红的名字错用在月季花上吧？带着疑问我上网查询，结果让我大失所望，月季花的别名确实就叫“月月红”。而继续查找我栽种的“月月红”，却始终无从查到，这让我大惑不解。而唯一能让我坚信的还是那“大治之年月月红”的照片，只是恼人的花名成了我解不开的心结。

有道是无巧不成书，我为花名而困惑，恰有人为我解谜团。此后不久，我乘坐客车前往大理时，遇到一位与我同车而行的军人，他在我身边坐下后介绍说：“我是大理南涧的，军校毕业后就一直在西藏山南军分区工作，刚从拉萨乘坐飞机到迪庆，现转车回老家。”我对在西藏工作的人一直都很钦佩，可这位军人携带的物品却让我有些不解。只见他包里有几株用潮湿的报纸包裹着的植物。我便问他：“这是什么东西？你从西藏带来的吗？”他说：“这是月月红花苗。”“月月红？”我感到很惊奇，便说：“大理是风花雪月的国度，你从雪域高原而来就带这月月红？”等我话音落下，他不客气地对我说：“这你就不懂了，这月月红品种很多，在云南从来没见过开黄花的月月红，以及蓝白相间的月月红。我是在西藏才见到的，所以准备带回家里栽种。”他这么一说倒显得我少见多怪了，但我担心他小看我，便以“懂行”口吻对他说：“月季才叫月月红呢，你这花怎么也叫月月红呢？”

哪知我的话打开了这位军人的话匣子，他神色飞扬地说起了月月红，我洗耳恭听领受他的说教。在他侃侃而谈中，不仅解开了我对月月红花名的疑惑，还让我增长了不少花卉知识。起先他绕口令似地告诉我：“俗称的月季花，别称叫月月红；俗称为月月红的，学名叫天竺葵。”我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我栽种的月月红，大名叫天竺葵。他接着说：“天竺葵还有叫洋绣球、石腊红、入腊红、洋葵的。它原产于非洲南部，在1600年多年前，荷兰商船从好望角把它带到莱顿植物园栽种，以后便传到欧洲各地。我国栽培天竺葵，最早是通过古丝绸之路带来的。天竺葵适应性很强，品种很多，现在世界各地都有它的身影，德国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不仅用它来美化环境，还进行大面积种植，专门用于提取食用营养和药用成份。匈牙利更是把它定为国花呢。”听这名军人这么一说，我觉得自己的花卉知识十分浅薄，对眼前的这个人一下子产生了敬慕之情。

我真没想到俗称为月月红的天竺葵，曾跨越过世界上最广阔的海洋和陆地，扎根在中国幅员辽阔的土地上，甚至在世界屋脊的西藏也有它美丽的身影。于是我再问这位军人：“同一种花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名字呢？”他风趣地回答我说：“有首歌叫《56个民族56朵花》，在中国可能有的花就有56个名字。像杜鹃，在我们云南叫山茶，在别的地方有叫映山红、红踯躅、山石榴、山鹃什么的。云南少数民族还有叫它马缨花、索玛花的。”面对这位滔滔不绝的军人才子，我心悦诚服。我问：“你是怎么懂得那么多花卉知识的？”他说：“我很小就喜欢栽花种草，上军校时除了正课外就爱看花卉书籍，想等转业以后从事花卉栽培。”至此，我想起了毛主席：“中华儿女多奇志，不爱红装爱武装。”的诗句，而眼前这位解放军帅哥看来是既爱“红装”，也爱“武装”。

车到大理，我和这位军人分别，但总感觉和他的巧遇是一场幸会，让我受益匪浅。从那以后，我也像这名军人一样，每当遇见不曾见过的天竺葵（月月红）品种，便设法带回家里栽种。几年下来，花台上的月月红花增加到9个品种。随着年年岁岁的月月红盛开，也让我充实在五彩缤纷的生活中。也就在年年栽种月月红中，我掌握了这一植物的生长习性，使之能在香格里拉城区室外常温下平安越冬，而又在来年的初春里最早开花。

赏心悦目的花朵自然招来彩蝶纷飞，也吸引了从我家门前经过的幼儿园孩子们的目光。儿童本来就是祖国的花朵，他们爱花，家长们更想满足孩子的愿望。于是便有家长主动前来向我讨要花苗。一段时间里我还真成了“施舍”月月红花苗的“庄主”。其实月月红在生长过程中，需要不断修剪，适度地修剪能促发它长出新枝，而新枝又有利于萌发花蕾。

今年初春，我像往年一样把越冬的月月红移栽到花台上，施肥过后便离开了香格里拉，但即使远在他乡，也牵念着种下的花木。为此，女儿通过微信向我“汇报”月月红的生长实况。当从照片上看到争奇斗艳的花朵开满小院时，我心中充满喜悦。可就在最近，我带着美好心情回到香格里拉，殊不知走进家门时，只见花台上的月月红花已被剪得七零八落。问过女儿才得知，附近的幼儿园放假当天，很多家长光顾我家院落，大伙你一枝我一枝地剪走了本来旺盛的花丛。当时有邻居出面干涉过这些“不速之客”，哪知他们说；“我们是他家的亲戚，他家允许让我们修剪的。”听过此话真让我哭笑不得，心想我真要有那么多爱花的亲戚该多好。当然被剪去的月月红很快会发出新枝，我希望那些被剪去的枝苗在“亲戚”家里生长开花，更希望香格里拉市城区爱花的居民们都成为“大亲戚”，大家携手同心栽种幸福的花朵，用五彩的花朵扮靓我们精彩美好的生活，使我们幸福的岁月月月火红。

求学记

●鲁堆格桑

（上接8月4日四版）我在昆明读书的两年时间里，正处于史称的“三年困难时期”，凡是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，永远不会忘记当时的情景。

在那两年中，我没有吃过一顿饱饭，家中也没有寄给我分文。上街时见到别人吃东西，忍不住淌口水，只好用一分钱买两颗润喉片含在嘴里。买票的电影一场也舍不得看，周末到民族学院找老乡时，已当干部拿工资的老乡会请大家到学校大礼堂看电影，每人每场五分钱。在那个物质极为匮乏的年代，我只有一条打了十多个补丁的裤子，1961年国家给我们每人发一尺五寸的布票，但也只够用来打补丁。那时，每到晴朗的周末，我便跑到铁路边有水塘的地方，迅速把裤子洗好后翻晒，自己躲在草丛里看书。这种狼狈处境被同学发现后，建水县的一个同学送给我一条打有三块补丁的裤子，他的救助把我从草丛中“解救”出来。

记得在中甸读中学时，一位解放军排长送给我一本《新华字典》和一把口琴，到今日，我一直将字典带在身边。但在昆明读书期间，生活实在太困难，我无奈把心爱的口琴卖给旧货店，换了五角钱。后来，我在昆明被查出得了绦虫病，吃中药驱虫导致身体极为虚弱，爬楼梯休息好几次才能到达位于三楼的教室。校医建议我加强营养，但当时我连饭都吃不饱，还谈什么营养？这时，来自思茅镇沅县的洪昭平同学拿来一块半个手指头那么大的腊肉，用口缸在烧水锅炉火口煮熟后，在汤里放两调羹藕粉让我吃下去，第二天去上课，就能一口气走到教室。

在一工校，我们全班男生住一间大宿舍，窗外是稻田和水塘，蚊子很多，唯独我没有蚊帐，夜间蚊子集中叮我，无法安稳睡眠。洪昭平同学发现商店里有头帐卖，建议我买一顶来用，可当时我每月只有一元的零用钱，根本买不起价值一元六分钱的头帐。洪昭平得知我的窘境后，借钱给我买头帐，从此之后，我终于能安安稳稳的睡觉了。危难之际见真情，我和洪昭平成为知心朋友。回到家乡工作后，我们彼此间的联络、问候从未中断过，我的儿女们也经常去看望洪昭平叔叔。

参军后，我坚持看书、学习不松懈。火热的军旅生活是激发艺术火花的地方，我创作的组诗《守卫在边防线上》《刻在高山上的脚印》等诗作得以发表，我还有幸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“全国工农兵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”，受到周恩来、朱德、叶剑英等中央领导的接见。后来，我还创作了反映藏族人民翻身得解放、歌颂对党和毛主席感恩之情的长篇叙事诗《金沙江水流不尽》，在迪庆日报上连载发表。

在部队的六年时间里，我较为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，使我这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藏族青年，变得日益坚强。

我曾先后从事过工、农、商、学、兵行业，积累到丰富的工作经验，这都得益于有机会上学读书，是文化知识改变了我的人生。

今年是迪庆藏族自治州成立60周年的好日子，60年来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迪庆取得的发展变化，让人欢欣鼓舞。60年来，我州培养了许多有文化知识的人才，其中不乏有出色的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。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，建州以来，党和政府日益重视教育事业，全社会形成了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。我们一家三代人的求学经历，也是我州经济社会和教育事业迅猛发展的一个缩影，当年，我跟随马帮到他乡读中学，我和老伴都是在昆明读的中专；20多年前，女儿考上云南师范大学，是坐着汽车进省城求学的，儿子则坐着火车出省到西安读大学；去年，外孙女考上中国政法大学，她从香格里拉坐飞机当天就到了首都北京。

如今，在迪庆，最好的建筑是学校，那里有宽敞明亮的教室、设备齐全的体育场地、环境优美的校园，孩子们身着漂亮统一的校服。十四年免费教育、高原农牧民子女学生生活补助、农村中小学营养改善计划、中职教育全覆盖、省内迪庆高中班、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学费奖励等利好政策的实施，实现了迪庆孩子就近就便就能有学上、上好学。沐浴在党的阳光雨露中，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幸福生活，大家更应该珍惜大好时光，学好文化知识，为国家的建设和民族的发展进步贡献一份力量。让小康之花开遍雪山草原，让香格里拉更加灿烂辉煌！

（完）

巴拉格宗纪游7题

◈ 王文光

斯那定珠

（七律）

天钟地秀毓能人，智取寒村向富奔！
魄伟高峰征陡壁，志穿长谷建奇勋。
披荆拓就康庄路，致富思源赤子恩。
幽谷敞开生态美，游人争赞满峡春！

巴拉格宗大峡谷公园

（七绝）

两峰对峙拔云霄，碧水长廊架险桥。
幸有神峡才俊捧，宏图逐愿展风骚！

香格里拉佛塔远眺

（七绝）

长歌浩荡英雄气，莽莽群峰贯彩虹。
血汗筑成惊险路，回眸壑底上天龙！

巴拉村

（七绝二首）

一

彩凤飞旋紫气飘，几家云树半空霄。
山村何故旅游旺，屋内腾龙好耐瞧！

二

锅碗瓢盆破迹斑，似说曾是最寒酸。
患忧铸就擎天柱，撑起长峡一片天。

岗曲河漂流

（七绝二首）

一

红衣笑靥彩云舟，晃晃悠悠碧水柔。
两岸移来生态树，风摇嫩叶绿油流。

二

仰望千寻悬陡壁，鬼石虎峭矗峥嵘。
苍藤老树发青韵，崖上求生亦葱茏！

通天峡

（七绝）

智胆通天创奇迹，仄峡就敢架廊桥！
胜天人定嫦娥慕，舞袖下凡峡缝瞧。

旅游感怀

（七绝）

长水深峡雕大美，画图瑰丽壮心酬。
悠悠天籁闻诗韵，人物景观创一流！

注：患忧铸就——孟子曰：“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。”
天龙：指格宗雪山壁上由斯那定珠指挥修筑的99道弯盘山公路。
通天峡：以窄著称，最窄处峡峰距离仅为十多米。
红衣：所有漂流者须穿上红色的救生衣。

回忆奶奶

○ 龙秋华

和哥哥姐姐一样，我也是奶奶一手带大的。幼年最原始的记忆是奶奶哄我睡觉，教我说话；偎依在她身边撒娇、使小性子；躺在她怀里哭泣，眼泪鼻涕糊了一脸。

爷爷英年早逝，一家八口的生计重担紧扣在奶奶的肩上。伯伯和父亲相继成家立业、姑妈出嫁从夫后，奶奶刚想清闲几年，恰逢挣工分养家糊口的年代，多挣一分工多分一口粮食。大伯母二伯母和母亲拖儿带女，经常上不了工，奶奶主动帮忙照看年幼的孙儿孙女。十多年里，奶奶相继照看七八个孙辈，直至一个一个入学以后离开她。我是幺孙，母亲把我送到奶奶身边时未满两岁。那时奶奶已经年过花甲，视力模糊、步履蹒跚。但她尽心尽力照顾我，喂饭喂水，替我洗脸洗脚，冬天坐在炉边添柴禾给我烤火取暖，夏天坐在床沿摇蒲扇替我驱赶蚊虫。

岁月轮回，我在奶奶呵护下茁壮长大，时光硬把奶奶往衰老的年岁上推。七十余岁的时候，奶奶视力越发混浊，拐不离手，几乎足不出户，但她不想成为儿孙们的累赘，坚持独自生活。她竭尽全力记住灶台在哪个位置，茅房在哪个方向，米缸和水缸在哪个角落，摸索着煮饭炒菜、缝缝补补洗洗刷刷。得知二舅爷生病的消息，奶奶夜不能寐，念叨要回娘家探望。她说自己当年拖家带口缺吃少穿，多亏二舅爷资助周济，做人要心怀感恩，懂得知恩图报。距离舅爷爷家七八里路，哥哥姐姐下地干活，护送奶奶的任务落到我头上。动身那天，奶奶穿戴一新，一手拄拐，一手紧紧拽住我的手反复嘱咐我当心路上的单车、汽车和路边的猫狗。与其说是我护送奶奶，不如说是奶奶护送我。

过了几年，我家盖起新瓦房，与奶奶家的老房子相隔多里路。我们接奶奶一起住，她坚决不肯搬离老屋，说她和老屋感情深厚。我们拗不过奶奶，只好两三天给她送一回菜，四五天帮她挑一回水。冬天寒冷，母亲吩咐我晚上去帮奶奶暖脚。奶奶自己从不点灯，屋内黑漆漆的。我吃完晚饭过去，她点亮灯盏问我作业做完没？没做完赶快做。她说从小要养成良好习惯，今天的事不要拖到明天。

每当我们到来时，奶奶会掏出贮存在坛罐里的锅巴粉蒸肉热给孙儿吃，自己张开仅剩三颗半牙齿的嘴巴，嘲并不喜欢的红薯粥。那时的她头发灰白、眼皮耷拉、手背青筋暴露。一个亲人的年老体衰展示在我眼前。我当时并不理解奶奶为什么会衰老。现在我的青春已消失在岁月罅隙，正步入中年，逐渐明白自己迟早会像奶奶一样衰老：手抖眼花、耸肩缩背、老态龙钟。

耄耋之年，奶奶双目失明，生活无法自理，只能在三个儿子家里轮流居住。我常年外出打工，半年，甚至一年多才回趟家。每次听到我说话的声音，奶奶定会紧贴窗户喊我乳名，一声接一声喊，生怕我听不见转身离去。那次，我进屋搀扶她坐下，陪她说话。她艰难地咳嗽着，抖抖索索拉过我的手接住她手心里几粒热乎乎的干荔枝，叫我剥壳吃。不断告诫我出门在外切记手稳嘴稳，处处安身立命；告诉我家风家训时刻铭记，自尊自爱，与人为善……时至今日，谆谆教诲依然萦绕耳边，仿佛就在昨天。

尽管奶奶离开我们十多年了，我一直没有忘记她，经常与她梦里相遇。我知道她有生之年有个愿望，一直盼望我成家立业养儿育女，她帮我看管孩子。可我没有这个福气，晚婚晚育，孩子出生的时候奶奶已经离世7年。清明节，我带孩子给奶奶上坟，站立坟前讲述奶奶的故事给孩子听：她从年轻忙到年老，一双小脚支撑一个沉重的家……悲痛梗在心口，人已声泪俱下。

我在上海读大学

◇ 杜雨璇

时间总是悄然无息的溜走，不知不觉大学生活已经过了四分之一。

记得2016年的9月，我从生活了17年的香格里拉来到人人向往的大城市上海。父母回家后，我独自一人走在偌大的校园里，望着一张张陌生的面孔，内心是那么的孤寂。

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上海也开始进入了寒风刺骨的冬天。在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加入了学校的学生传媒中心。在那里我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，我们一起用镜头捕捉师生们的足迹；用笔杆描写校园的丰富生活；用话筒采访事实的真相。只要有活动的地方，就能看到挂着工作证的我们。

我很热爱学生传媒中心，因为它给了我不一样的温暖和感动，是我在学校的另一个家。记得那天是星期四，学生传媒中心开例会的时间，也是我的十八岁生日。成年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，可是一想到在成年的这一天，没有父母和好朋友的陪伴，心中难免有些失落。下了晚自修后，我慢慢地往会议室走去，在楼梯口，校友小沈叫住了我，然后对着会议室门口捏着脖子咳了几下，还特意强调说她最近感冒。当我推开门时，会议室的灯突然熄灭了，二十几个同学捧着两个蛋糕唱起生日快乐歌，墙上挂满彩带、气球。那一刻，我的眼睛湿润了，感动、快乐、幸福涌上了心头。一个人在异地求学，受过的孤独、委屈、不适都在那一刻烟消云散。

远赴他乡求学固然不容易，在夜深人静或是每逢佳节的时候会特别想念父母，遇到伤心、难过、开心、快乐的事情会想朋友。但是渐渐的，感觉自己在无形中长大、独立、坚强。生活也慢慢变得不再单调和孤寂。有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，也有了不大不小的交际圈。

大城市快节奏的生活确实能让人有所改变，但我始终不忘初心。

本报由迪庆日报彩色印务中心印刷　本报地址：香格里拉市康珠大道208号　邮编：674499　纠错投诉电话：8224019　传真：8289000　记者部：8222759　编辑部：8223550　副刊部：8226346　广告部：8230970　印务中心：8881620　网络部：8881015